

倾诉人:漓卿 年龄:31岁 性别:女 职业:公司职员 倾诉方式:微信 记录整理:婼文

我困在无爱婚姻里,不想修复也不愿放手

结婚6年,孩子4岁,我一边对眼前温柔体贴的丈夫烨伟满心厌烦,觉得他的好都是裹着糖衣的谎言;一边又对不爱自己的上司君昊无法自拔,哪怕知道那份心动不过是镜花水月。过往的背叛与愧疚像藤蔓般缠绕着心脏,让我在这段无爱婚姻里,既不愿费心修复,也没勇气彻底放手。人总说婚姻是避风港,可于我而言,它更像一座精致的牢笼,我看得见外面的阳光,却迈不开逃离的脚步。

喜欢上上司,可他根本不爱我

第一次在会议室注意到君昊时,窗外的阳光刚好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,连他握笔的姿势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认真。那时,我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和烨伟冷战了3天,心里积满了委屈和烦躁。君昊的出现,像一道意外的光,猝不及防地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。

作为我的直属上司,他专业又沉稳。有一次,我因为赶项目报告熬到深夜,他路过办公室时,默默递来一杯热咖啡,轻声说:“别太累,身体要紧。”还有一次,我在工作中出了错,他没有责备,反而耐心帮我分析问题,教我如何改进。这些细碎的关心,在烨伟日复一日的“敷衍式体贴”对比下,显得格外珍贵,也让我在压抑的婚姻里找到了久违的心动。

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。每天早起半小时挑选衣服,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微笑;提前到公司,偷偷帮他整理好办公桌上的文件;甚至编造各种工作理由,只为能和他多待一会儿。

我像个赌徒,一门心思地想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君昊身上,哪怕赢的概率微乎其微。直到那

天,公司团建结束后,我鼓足勇气追上他,把亲手织了一个月的围巾递过去,声音紧张得发颤:“君昊总,天凉了,这个……给您。”他愣了一下,接过围巾又轻轻放在我手里,语气礼貌却带着疏离:“抱歉,我有喜欢的人了,不能收你的礼物。”说完,他微微颔首,转身走向停车场。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里,手里的围巾还带着我的体温,可心里却像被泼了一盆冰水,从头凉到脚。

我蹲在路边的路灯下哭了很久,路过的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,我却顾不上难堪。明明知道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是我的独角戏,明明知道君昊眼里从来没有我,可心却像被磁石牢牢吸引,怎么也拔不出来。就像有人说的:“爱上不爱自己的人,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,注定徒劳无功。”可道理我都懂,情绪却偏偏不听话。那天晚上,我在路边坐了很久,直到露水打湿了衣服,才慢慢站起身——原来有些光,看起来温暖,靠近了才知道,那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,根本照不亮我前行的路。

丈夫对我好,可我就是反感他

如果说君昊是遥不可及的虚幻光,那烨伟就是我身边密不透风的墙。他对我极好,好到让外人都羡慕。每天早上,他总会在厨房里忙碌,做我爱吃的各种早餐;孩子的奶粉、衣物、早教班,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,从不让我操心。

可这份人人羡慕的“好”,却让我越来越反感。就像身上穿了一件不合身的毛衣,明明材质柔软,却总觉得勒得人喘不过气。这种反感的源头,要追溯到孩子刚满周岁那年。那天我帮烨伟收拾公文包,不小心碰掉了他的手机,屏幕亮起的瞬间,一条未读短信跳了出来:“我根本不爱我妻子,跟她在一起只是责任,等孩子再大一点,我就跟她摊牌。”

发信人的备注是“玲”,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,却瞬间像被人泼了一盆滚烫的开水,浑身都在发抖。我握着手机,手指冰凉,一遍遍地看着那条短信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原来那些温柔体贴、那些耐心包容,全都是假的;原来他对我的好,不过是出于“责任”的表演;原来我在他心里,从来都不是爱人,只是一个需要履行责任的“妻子”。

那天晚上,烨伟回来后,我把手机摔在他面前,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先是愣住,随即脸色变得苍白,沉默了很久才哭着求我原谅,说只是一时糊涂,和那个女人只是逢场作戏,心里最在乎的还是我和孩子。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,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,只有密密麻麻的疼。

从那以后,烨伟对我更好了,好到近乎讨好。可我总觉得这份好里藏着欺骗,藏着无法言说的虚伪。他会在我选家具时顺着我的意思说“都听你的”,可转头就会以“这个更实用”为由,买他自己喜欢的款式;他会在纪念日时抱着我说“我最爱你了”,可眼神里却没有半分真诚,只有刻意的温柔。

我知道人不能总揪着过去不放,也知道婚姻需要包容和原谅,可那句“我根本不爱我妻子”,早已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,刻进了我的骨子里。每当烨伟对我好时,我都会想起那条短信,想起他对别人说的话,然后所有的感动都会变成反感,所有的温柔都会变成冰冷的枷锁。原来不爱了就是不爱了,哪怕他做得再好,也捂不热一颗早已凉透的心。

不离婚的选择,是困在现实里的无奈

在对烨伟的失望和对君昊的无望里,我也曾做过错事。去年夏天,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重逢了大学时喜欢过的男生,他依旧对我温柔,会认真听我说话,会懂我的委屈。在那段情绪最低落的日子里,他的出现像一根救命稻草,我忍不住向他倾诉婚姻的不幸,甚至在一次冲动之下,做出了背叛婚姻的事。

可那段短暂的逃离,并没有让我解脱,反而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愧疚和痛苦里。我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,看着烨伟依旧温柔的眼神,心里充满了自责——我痛恨自己的懦弱,痛恨自己用错误的方式逃避问题,更痛恨自己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同学,也把那段不堪的过往深深埋进了心底,不敢再触碰。

我不是没有想过离婚。无数个深夜,我看着身边熟睡的烨伟,看着隔壁房间孩子的小床,心里都在挣扎:要不要结束这段无爱的婚姻?要不要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?可每次话到嘴边,一看到孩子伸出的小手,一想到单位里那些人言可畏的目光,一想到离婚后可能要面对的生活压力,我就会把话咽回去。

我跟朋友说“为了孩子,我只能这样过”,其实我知道,更多的是自己的懦弱和胆怯。我害怕离婚后孩子会生活在单亲家庭,害怕他会因为父母的分开而受到伤害;我害怕单位里同事的议论,害怕那些“离婚女人”的标签会贴在我身上;我更害怕离婚后的未知——我已经很久没有独自面对生活了,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活孩子,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没有烨伟的日子,不知道离开这座“牢笼”后,会不会走进另一座更大的“牢笼”。

有人问我,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?每天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,对着不爱的人强颜欢笑,难道不觉得累吗?我也不知道答案,只知道现在的生活,就像一杯温吞水,不冷不热,却能让我勉强活下去。我排斥跟烨伟修复关系,也不再期待爱情,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,扮演好“妻子”和“母亲”的角色,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心底。

上周,我接孩子放学时,看到君昊带着一个女孩在公园里散步,女孩笑起来眉眼弯弯,君昊看着她的眼神里满是温柔——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我心里没有难过,只有一种莫名的释然。或许从一开始,我喜欢的就不是君昊本身,而是他带给我的那份心动的感觉,是他让我在压抑的婚姻里,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可能。

晚上吃饭时,烨伟像往常一样给我夹菜,说:“下周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园吧,他念叨好久了。”我看着他,又看了看身边吃得正香的孩子,轻轻点了点头。窗外的夜色渐浓,灯光照在餐桌上,映出我们一家三口的影子,看起来格外温馨。可只有我知道,这份温馨的背后,藏着多少无奈和迷茫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,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改变。或许有一天,我会鼓起勇气提出离婚,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;或许我会一直这样过下去,在无爱的婚姻里,守护着孩子的童年;或许烨伟会真正明白我的心意,我们会试着重新开始;又或许,生活会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
人生就像一条充满未知的路,而我现在,正站在一个岔路口,一边是熟悉的安稳,一边是未知的自由。我没有立刻选择的勇气,只能慢慢往前走,等着时间给我一个答案。毕竟,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,不是所有选择都能随心所欲,有些路,需要慢慢走,才能看清方向;有些答案,需要慢慢等,才能找到结果。

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

AI制图